

楊書案 [著]

李後主浮生記



楊書案作品

6

李後主浮生記 / 楊書案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
：漢藝色研出版；[臺北縣]中和市：三友總
經銷，民82
面：公分. -- (楊書案作品；6)
ISBN 957-622-245-1(平裝)

857.7

82000145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楊書案作品06●

ISBN 957-622-245-1

李後主浮生記

作 者／楊書案	法律顧問／謝天仁律師
發行人／程顯灝	印 刷／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總經理／林蔚穎	電 話／(02) 2233866
責任編輯／吳秀梅・施麗薰	總 經 銷／三友圖書公司
編 審／曾美珠	地 址／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
美術編輯／彌 彌	電 話／(02) 2405600 2405707
出 版 者／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	傳 真／(02) 2409284
製 作 部／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	登 記 證／局版台業字第3328號
電 話／(02) 7031828 7057118	初 版／中華民國82年2月
傳 真／(02) 7024333	
劃撥帳號／0788033-5	定 價／新台幣 180 元

●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●

·楊書案——[著]·

李後主浮生記

一

一個鏤刻精細的沉香木架，上面懸吊一塊同樣鏤刻精細的、綠瑩瑩的玉磬。玉磬長尺許，寬不足半尺，小巧玲瓏，放在案頭正合適。

玉磬正面鏤刻四個篆字：聊代清耳。

擊磬的小木槌，也是沉香木的。

李煜拿起小木槌，敲敲玉磬，聲音清越，像秋天的鶴唳。還有一股淡淡的香氣，不知是聲音傳出的，還是木槌傳出的。

他嘗讀佛經，中有「醍醐灌頂」之說。醍醐製自牛乳，爲奶酪之上品，世間上味。佛家以禪機啓人頓悟，就像醍醐灌頂。「豈知灌頂有醍醐，能使清涼頭不熱」。

「清耳」這兩個字用得妙。醍醐灌頂，玉磬清耳。

聽內侍說，玉磬是潤州（今江蘇鎮江）本起寺一位女僧獻的。它本是女僧案頭常用之物，只要有世俗人來寺，聽了世俗語言，她便要起身擊玉磬清耳。如有俗務煩擾，便讀詞章清心。她將家傳玉磬進獻宮廷，說是欽佩國主清詞麗句。問她最喜歡國主的什麼詞，她說，最喜歡〈清平樂〉：

別來春半，觸目愁腸斷。砌下落梅如雪亂，拂了一身還滿。

雁來音信無憑，路遙歸夢難成。離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遠還生。

似乎，父親元宗朝有位叫李建勛的宰相，也有一個玉磬，磬聲極其清越。堂上來客說話穢俗，便急起擊玉磬數聲，叫做清耳。這女僧的做法和當年李建勛的做法，何其相似乃爾。

李建勛是個極明達的人，年齒未衰，便急流勇退，稱病告老。晚年營亭榭於鍾山，寄意泉石，賜號鍾山公，妻子自號鍾山老嫗。

他棄世二十多年了吧？據說，臨死遺言：時事如此，我能保全身首歸九泉，萬幸了。我死之後，用素布裝殮，不要築墳立碑，以免他日遭掘毀之禍。

這些話，當朝的人聽了會不舒服，但的確是明達有識的話。二十年過去了，據說，現在已經無人能辨識他的墳塋了，鍾山空留下他住過的亭榭。

時事比二十年前更加艱難，李建勛的遺言，更覺得警闢，可是，自己卻身不由己，實在可歎。李建勛身後寂寞，聽說，只有一個女兒，也不知道她現在景況如何。

忽然聯想，這女僧莫非就是李建勛的女兒，這玉磬莫非就是當年李建勛清耳的玉磬？但立即苦笑搖頭，不大可能，一個宰相府的千金小姐，怎麼會去當尼姑呢？不過，應該派人去察看察看：李建勛的女兒現在怎樣了，一代賢相的後裔，應該關照關照。

那女僧什麼來歷？有這樣情操，看來不是等閒之輩，但為什麼遁身空門，有什麼坎坷身世？〈清平樂〉爲懷念弟弟從善入宋不歸而作，她偏偏對這首詞倍感興趣，也許家事也有什麼不幸。應該派宮使去潤州本起寺，給女僧一些賞賜，送她一幅御筆親寫的〈清平樂〉詞，以獎賞她進獻清耳玉磬。這樣一來，也許能解開一個謎，這女僧究竟是不是李建勛的女兒，或者和李家有沒有

什麼瓜葛。

李煜擺開筆墨紙硯，給女僧寫那首她最喜歡的〈清平樂〉。

他留意筆札，所用文房四寶，都是極考究的。

他現在用的筆，叫「點青螺」。當年，昭惠后善音律，也能寫小詞；這筆，是專門爲她定做的，由宣城著名筆匠諸葛氏製造。昭惠后下世，他自己用這支筆，一來有一種親切溫馨之感；二來這筆也實在好寫，用了多年，還像新的，沒有脫斷一毛，筆毫展開，刷刷一嶄齊，鋒毫柔韌，犀利不禿。

他的硯池很多，眼前這個寶石硯山，徑長不過咫尺，前聳二十六峰，都大如手指，不假雕琢。他把這些天成石峰命名爲華蓋峰、月岩、方壇、玉筍、翠巒。有上洞下洞，三折相通。有龍池，遇上天陰下雨的日子，自然津潤滴水。這硯由著名硯工李少微用天然奇石製成，李煜很喜歡，便將李少微擢拔爲宮廷硯官。

硯旁的墨錠，雙脊龍形，爲墨務官李廷珪造。當時有貴族偶然將廷珪造的墨丟失水池中，以爲經水已壞，不再撈取。過了月餘，家人臨池取水，又將金器墜入，這才叫善泔水的下池撈取。不但撈到金器，還撈到了墨錠。這錠墨劍脊圓餅形，光色不變，表裡若新。從此，李廷珪名聲大噪，廷珪墨開始爲世人寶藏，本人並被薦入南唐宮，擔任墨務官。廷珪歙縣人，和硯官李少微同鄉，他初姓奚，後賜姓李氏，可能李少微也是賜姓。

李煜蘸墨寫詞，筆法瘦勁，寫到「雁來音信無憑，路遙歸夢難成，離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遠

還生」，完了，頽然擲筆。

前年冬天，宋滅南漢，屯兵漢陽，擺出進兵南唐的架勢，金陵人心惶惶。李煜心裡驚恐，即派弟弟從善赴汴朝貢，上表改唐國主爲江南國主。從善一去，便被宋太祖留住不放，實際上做了人質。

從善排行第七，與李煜同母。自父親元宗起，皇室子弟多愛文學，而他卻尤喜武略。父親是很愛從善的，哥哥弘冀死後，有大臣勸父親立從善爲太子；以長幼有別，父親沒有同意立幼，而立年長的李煜爲太子，但私心還是愛憐從善。父親去世那一年，遷都南昌，讓李煜留守金陵，而要從善率扈從諸軍隨駕。父親在南昌病危，臨終，從善曾慇懃隨駕大臣在父親面前討遺詔，立自己爲南唐國主。據說，這種私願遭到大臣拒絕而未成。後來，從善扶棺回來，見了李煜，不免面有慚色，而李煜卻並沒有放在心上，甚至心裡以爲，如果大臣請命，父親臨終遺詔，命從善繼位南唐國主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也許，南唐國事因此改觀，國力從此振興。

所以，他一如既往，對這位弟弟情好彌篤。自從善被宋太祖強留汴京，時刻思念著他。不久前，又派人使宋，請求趙匡胤放從善歸國。使者到現在還沒回來，也不知道事情結果如何。正想著，一內侍進來稟報：

「國主，去汴京的使者回來了，請求陛見。」

「快傳他進來。」

使者拜見了李煜，李煜問他，見到宋太祖了嗎？見到了，國主要我找的宋太祖寫真像，也找

到了。當下李煜暗喜，要看看，陳橋兵變，奪了北周天下，又陸續滅了十國中的好幾個國家，蠶食了南唐江北、淮南大片土地，被傳得神乎其神的這個人，究竟何等模樣，是不是有三頭六臂？李煜接過趙匡胤的寫真，這是一張全身畫像，只見畫上人物英武偉岸，黝黑而豐碩。那雙眼睛咄咄逼人，深不可測，雖是圖像，但也不敢正視。他想，果然是天下梟雄，自己很難鬥得過他。心裡憂懼，一時神色茫然，不知所措。

「國主，宋太祖還要臣帶口信回來……」

「哦、哦，」李煜這才回復自我，「他怎麼說？」

「他說，從善大人在江北過得很好，不想回金陵。」

過得很好，怎麼個好法？不想回金陵，是從善自己的意思嗎？這事實在難說，說好，哪裡會有故國家園好？說不好，從善大人目前在汴京的確受到優待，日子過得很優裕。宋太祖在汴陽坊選了一套數十間最宏麗的房子，賜給從善大人居住。據說，去年國主曾派人帶五萬兩銀子，私下送給宋國宰相趙普，請他對南唐的事情多多關照。趙普拿了銀子之後，覺得不妥，便如實稟報了宋太祖。太祖說，這銀子不能受。趙普說，那就如數退還給南唐使者吧。那也不妥，大國應有大國之體，應當使對方高深莫測。趙普將南唐的五萬兩銀子收下來，交給國庫；另一方面，太祖命國庫拿出五萬兩白金，賞賜從善。結果，人人稱讚太祖度量大。從善大人，據說，也受了感動。

好好詐的用心！這麼說，從善弟一時回不來了。不但從善大人回不了，臣在汴京還聽到一些流言……什麼流言？臣不敢說。說吧，說好說壞，恕你無罪。

使者環顧左右，似乎有所顧忌。李煜會意，命左右暫且退下。使者才小聲稟報，臣在汴京聽宮裡洩露出來的消息說，宋太祖還打算派使者來，傳國主到汴參加郊祭。國主如果推辭不去，就等國主送使者上船北歸的時候加以劫持。只要國主的脚踏上船板，馬上開船，載國主北渡。聽了這話，李煜更加害怕。

李煜正打算細問詳情，宮前守衛進來稟報，從善的妃子來了，要見國主和從汴京回來的使者，打聽消息。李煜臉上立即變了顏色。自從從善使宋，被留在汴京，他的妃子經常來哭泣要人。開始，李煜對這個弟媳十分同情，好語安慰，陪著掉眼淚，賞錢賜物送她回宮。來的次數多了，每次哭哭啼啼，糾纏不休，而他又無力將從善馬上要回，便害怕見她了。現在，聽說她又要來見，趕快命使者從側門離宮。要守門的告訴從善妃子，國主不在，出宮私訪去了。

佈置完畢，他趕快更衣，慌忙中隨便帶了幾個隨從，也從側門微服出宮而去。

從善妃子哪裡信守門人的話，不顧阻擋，闖進宮去，一路哭哭啼啼，澄心殿找不著李煜，又到別的殿找。但哪裡有李煜的影子？宮人勸解說，我們不會騙你的，國主確實出宮私訪去了。國主也一樣思念弟弟，你看，几案上還擺著他手書的思念弟弟的詞呢。

從善妃子無可奈何，只好自己回去。從此，整天眼淚不乾，沒有多久，便憂憤而死，國人無不哀憐。

李煜慌慌張張從側門出了南唐宮，微服走在街上。漫無目的地走了一段，隨從才問：

「國主，我們這是上哪裡去？」

這一問倒把李煜問住了。出宮時，只是爲了避開從善妃子哭著要人，並沒有明白想好要到哪裡去。

聽說，秦淮河畔近年妓館越來越多，那些妓女能歌善舞，都有幾分姿色。她們或者陪客飲酒行令，或者陪客人乘畫舫遊秦淮河。金陵的官吏、士人，很少不涉足其間的。在那衆多妓館中，有一家名翠紅樓，樓裡有個歌妓叫紫燕，不但顏色美，而且吹簫彈琴，唱歌吟詩，莫不高妙。官吏、士人，以至行商、高僧，都被她迷惑了，以能與她結交爲榮。今天微服出來，何不到那裡去走走？

聽說要去翠紅樓，隨從勸諫：「那裡，國主恐怕去不得。」李煜沉下臉，南唐國裡，難道還有南唐國主去不得的地方？難道它是國中之國？國中之國，便是謀反的大罪了。隨從不敢再說什麼，只好領路前去。

這一帶，金陵百姓俗稱胭脂巷，多半是一些臨河的木樓，女兒家的棄脂水就往秦淮河裡倒。只有翠紅樓體面些，紅牆粉壁，綠樹掩映。到了樓前，李煜暗想，翠紅樓究竟以什麼得名？以紅牆映著翠樹得名，還是以樓內客人偎紅倚翠得名？

隨從朝樓上大大咧咧地喊：「媽媽，有貴客來了！」

樓上走出一個鴛母來，陪笑告罪說，樓上已經有客人先到，請改日來吧。隨從代答，我家主人脚步金貴，慕名而來，不能空過。鴛母說，如是俗家，大家一起喝酒、聽歌，倒也無妨；可惜，現在樓上的是一僧家，僧俗一起，怕有不便。李煜哈哈大笑，無妨、無妨，我最喜歡結交高僧。

鴛母見李煜一行，衣著華麗，氣度不凡，一面說話，一面不住打量。心裡暗暗猜測這些人的身分，是官，是商？金陵常有達官貴人慕名來翠紅樓，但有所顧忌，往往不穿公服，將實際身分隱著。鴛母不敢得罪，陪著笑，將客人往樓上請。

樓上，一桌酒席已吃了一半，一個女子，十八、九歲，淡妝，雖是青樓中人，卻有一股脫俗的清秀之氣，正在唱一首〈柳枝詞〉：

風情漸老見春羞，

到處芳魂感舊遊；

多謝長條似相識，

強垂烟穗拂人頭。

一個禿頭和尚，一手端杯飲酒，一手就在几上爲歌唱擊節。二人神情自若，對來人全然不顧。女子唱完，鴛母才陪笑告訴：

「紫燕，又有貴客來了。」

紫燕皺起眉頭，看都不看一下來客，只對鴛母發話：

「今天，法師備酒，不是說過，不接待別的客人嗎？」

鴛母還是陪笑：「客人說，他最喜歡結交高僧。一起聽聽歌，不礙事。」

許多客人，名爲聽歌，實際上垂涎她的色相。要她挨得緊緊地陪坐，捏著她的手讓她敬酒。

身在倡樓，她不得不逢場作戲，對於她私心傾慕的名流，也願意給些溫柔。人非草木，對那些癡情者，怎能全不動情？但是，相識滿天下，知心能幾人？對於那些胸無點墨，卻假充斯文，只是以錢買笑的大多數客人，她實在厭煩。一聽鴛母提到「聽歌」，不覺忿忿說：

「聽歌，聽歌，有幾個是懂歌的，又有幾個是真心來聽歌的？」

一個男音應聲回答：「我倒是真心來聽歌的。不敢說所有的歌都懂，但剛才唱的这支〈柳枝詞〉，我還略知幾分。」

聲音很好聽，有一種特殊的魅力，紫燕這才瞥了來客一眼，像是請教，又像是考問：

「客人能告訴我，這首〈柳枝詞〉的出處嗎？」

「好像出自宮廷。」

「既然出自宮廷，那一定是江南國主所作的。請問，和這首詞一併流行的，江南國主的一件艷事，客人知不知道？」

紫燕那雙攝人精魂的眼睛，定定望著李煜，等他回答。這個問題突如其來，當著幾個隨從的面，怎麼回答呢？心裡一陣慌亂：

「不，不，江南國主沒有什麼艷事。只聽說，他把這首詞寫在黃羅扇上，賜給一個宮女，如此而已。送一把扇子，扇上題一首詞，這是很普通的事……」

李煜的話有點結結巴巴。紫燕突然暢快地哈哈大笑：

「你一定是朝廷大臣，怕得罪了江南國主，所以極力給他隱諱。」

「不、不，我不是朝廷大臣，也不是爲江南國主隱諱。」

「知道、知道，你不要多解釋了。越解釋，越不通。後宮宮女數千人，他爲什麼偏偏親自題詞，把黃羅扇送給宮人慶奴，不送別人？這難道沒有私情？詞裡也說得明白嘛，『風情』呀、『感舊遊』呀，還有『似相識』、『拂人頭』呀，不都是說的男女情事麼？」

「這、這……」

李煜一時答不上話來。慶奴比紫燕還小兩歲吧，小鳥依人，不像她秀媚中藏著一點辣，一點野。慶奴可算是他的貼身女書僮，他寫字，她磨墨拂紙，朝夕相處。寫字的、扶紙的，也算得耳鬢廝磨，日子一久，風情之事自然難免。事情過後，常常暗暗悔疚，自己快四十歲的人了，她才十幾歲。她卻全不怪我，還是那樣體貼、溫柔，善伺人意。每寫好一幅字、畫好一幅畫，她總要忘情地欣賞許久。裡面有她的勞作嘛。有一次，我對她說，這些字、畫是我們共同的作品。她條地臉紅了，我不過是一個拂紙磨墨的書僮。沒有你拂紙磨墨，我的字寫不好，畫也畫不好。有一次，你病了，別人磨了一池墨，濃了加水，淡了又磨墨，反反覆覆折騰半天，那墨還是不好用，濃淡不合適。我不願別人在跟前拂紙，自己一面拂紙一面寫。結果，畫的畫、寫的字糟透了，揉成一團，全扔了。聽我這麼說，她滿意地笑了。她侍候我幾年，第一次提出要求，國主，給我寫幅字吧。一面說著，一面把手中的黃羅扇鋪在几上。我不假思索，寫下「風情漸老」那首詞，詞裡有我對慶奴的愛戀，也有對她的歉疚。經常拿在手裡搖動的羅扇，上面題了詞，哪有不被人看見的？那詞很快傳開了。都說我送了慶奴一把黃羅扇，其實，那扇是她自己的，我不過在上面題

了首詞。

紫燕見李煜有點窘，便認定他不是個滑頭的人，倒主動給他解圍，好了，好了，不說這事了。你既然知道這詞出自宮廷，也就答對了一半。你喜歡江南國主的詞嗎？喜歡，這就好。不瞞你說，我也喜歡江南國主的詞，我訂了一個本子，專門收集他的詞。你大概在朝中做官，啊，不必否認，我看得出來，而且官不會太小。江南國主的詞，都是從宮闈先傳到王公大臣的內室，然後傳入市井，我得到它們就慢多了。你在朝中，近水樓台先得月，以後得了江南國主新詞，先抄一份給我，讓我先睹先唱爲快，好不好？好，答應這一條，我們就成爲朋友了。

看，我只顧和新來的客人說話，忘了座上先來的客人了。這桌酒席還是他備的呢，來，大家認識認識。

和尚爽快地站起來，向李煜行一禮，不用紫燕介紹，我自己通報吧。我叫「酒禿」，法號元寂，完了。

你就是自號「酒禿」的高僧？早聞大名。李煜把他打量一眼，果然一副落拓不羈的樣子。聽說，他是唐末節度使、以後割據江南的高駢的族子，出自世家，博覽群書，卻棄家削髮了，極會講經說法，又放浪形骸，無日不醉。醉了，身後幾十個小兒跟著，浩歌於途。

「金陵市上流行一首酒歌，是你唱出來的吧？」

「什麼酒歌？」

「你聽：

酒禿酒禿，

何榮何辱。

但見衣冠成古丘，

不見江河變陵谷。」

「你個朝中做官的，也知道這首酒歌？怪哉、怪哉！」紫燕一面做出驚訝的樣子，一面拍手笑著說，「酒禿唱酒禿，正是元寂法師唱出來的。」

「早說過，我不是朝裡做官的。朝裡做官的，誰會這種酒歌？」

這一首酒歌將三人的感情距離更縮短了。李煜吩咐鴛母，添酒上菜，另給隨從新開一桌。隨從不待吩咐，從身上掏出一錠大銀往桌上一擺說，只要我家主人高興，酒資我們全付了！

鴛母見錢眼開，眼睛笑成一條縫，連忙將銀子收了，下樓辦酒辦菜。

風流脫俗的紫燕，此刻也睜大了眼睛，問道：

「你究竟是官，是商？」

倒是酒禿通達，睜著醉眼說：「官，怎麼樣？商，又怎麼樣？布衣、錦袍，都成古丘。飲酒，飲酒，莫管榮辱。」

紫燕說，不能喝悶酒，每人得有一節目助酒，或吟詩，或唱歌，或彈琴，都可以。沒有節目的，罰酒一大鍾。李煜說，誰提這個議，誰先出節目。紫燕說，好吧，我再唱一首江南國主的詞：

雲一縞①，

玉一梭，

澹澹衫兒薄薄羅，

輕顰雙黛螺。

秋風多，

雨相和，

窗外芭蕉三兩窠，

夜長人奈何！

紫燕唱的時候，和尚從身上取了一管簫，嗚嗚吹奏相和。紫燕嗓子甜潤，雖是清唱，也是迷人的；和尚的簫迴腸盪氣，雖是獨奏，也能入耳動心。二者相和，就更加攝人心魂。宮廷之內，國主高坐御座之上，御座之下，唱的人、奏的人都知道是國主的作品，分外賣力。這種情景，他見得太多，也習以為常。但久而久之，他便不大為之動情了。有時甚至懷疑，歌女、樂工表達的究竟是作品的魅力，還是國主的威力？今天，情況完全不同，市井青樓，平等身分。他們對詞的喜愛，完全出於真心，此時此地，聽著歌唱吹奏，就使他格外感動。

一曲終了，餘音縈耳，他還在回味，紫燕已在催促，客人，該你的節目了。我的節目？和尚還沒出節目呢，他先出吧。和尚揮著簫說，我剛才不是吹了一曲嗎，我的節目完了，下面該後來

客人出節目了。吹簫伴奏，能算單獨節目嗎？怎麼不算？紫燕再唱一曲，你吹簫伴奏也算。說著，和尚把簫遞了過去。李煜卻不敢接。要是在宮裡，手邊有周后那張燒槽琵琶，還可以勉強彈奏一曲；吹簫，的確不拿手。只好說：

「這樣吧，我給你們表演一個『撮襟題壁』，如何？」

題壁就題壁，撮襟什麼意思？倒是沒聽過、沒見過的新玩藝。好吧，你試試，演來看看，有意味，沒話說；胡弄人，可不行，到時候還要罰一大錘。

樓裡夥計拿了筆墨來，紫燕親自磨研，看看墨濃，李煜藉著八分酒意，站了起來，撩起袍襟，蘸了墨，便去壁上寫字。紫燕連忙提醒：

「這裡有筆！」

李煜說：「用筆，就不叫撮襟書了。」

李煜將袍襟捏成一撮，蘸得墨濃，乘醉在壁上大書：

「淺斟低唱、偎紅倚翠大師，鴛鴦寺主，傳風流教法。」

那筆走龍蛇的書法，那放蕩不羈的詞句，把紫燕和尚都驚呆了。

紫燕走到屏帷後面，探出身來，悄悄向和尚招手。她想聽和尚的意見，眼前這人究竟是誰？和尚以為趁李煜轉身題壁之際，紫燕招他親熱，帶著幾分酒意，走進帷幕，抱著紫燕就親嘴。他本是世家子弟，從小風流慣了，當了和尚，哪裡耐得住寂寞？紫燕吃笑著，推開和尚，急什麼呀，我正經話問你，你看那客人究竟是什麼人？和尚捏著紫燕的手不放，管他是什麼人，反正他